



蔡昉

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

谨防需求侧制约经济增长

文 | 蔡昉

近期，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态势。对于中国而言，需要防范美国的刺激方案变成通货膨胀，从而带来巨大灾难的可能，也要认识到其会为长期的经济繁荣创造一些基础条件，弥补美国长期的短板甚至重建福利国家的可能。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跟踪比较，保持一定的协调性。

当前，中国经济V形复苏尚未完成。长期来看，有很多经济学家预测，中国经济增长会“回归均值”，即回归世界平均水平。过去30年，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接近3%，依此数据进行预测，我国或将在2050年左右回归均值。但如果需求侧条件不能予以保障，那么也存在提前回归均值的可能性。

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口。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。研究显示，2010年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，形成老龄化的第一个转折点；在2025年之前，中国将会出现总人口峰值，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。

总人口峰值下的老龄化将通过三个效应抑制消费：一是人口总量效应。人生下来就是消费者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人口增长快，消费就会增长快，人口负增长，消费也会负增长。二是收入分配效应。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，如果收入两极分化严重，总消费倾向就会降低，并发生过度储蓄。三是年龄结构效应。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，这也被称为“退休消费之谜”。

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，这一需求侧冲击会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提前到来。因此，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，确保需求侧条件不成为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，要以消费复苏引导经济回到正轨，从而防止短期冲击导致长期经济放缓趋势提前显现。具体建议如下：

一是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与退化。中国越来越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保持经济增长，这是必需的供给侧条件。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，让该退出的企业退出、该破产的企业破产，鼓励生产效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。

二是加大再分配力度，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国家的福利支出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正相关，由此带来的启示是，不必保护过剩产能、低效率企业，也不必保护不需要的就业岗位，而只需要保护人本身。否则，很可能以保就业岗位的名义保了僵尸企业。

三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靠什么提高生育率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最紧迫的做法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、养育和教育成本方面，推出真金白银、精准到位的硬措施。此外，我们必须学会与老龄化共舞，通过完善终身学习、反劳动力市场歧视、提高劳动参与率、建立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，开发老龄人口红利。E